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考證

袁紹子譚初交硃族卒成同盟○文義難曉疑有脫誤

宣子之臣承業○以魏氏春秋參校衍一臣字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臣世駿按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

及前後不同

時江南宗賊大盛注宗黨共爲賊○宗焯曰宗恐與巴賁之賁同義

江夏賊張虎陳坐○何焯校本坐改生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劉放曰按下文云釋嵩之囚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日知錄曰是表卒之後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何焯曰魏志云知嵩無他乃止是則嵩未嘗見囚實勸琮降也封者十五人焉知嵩不在其中范書兼掾傅子弗誅而囚之說後又補釋嵩之囚一語而仍陳氏越嵩及東曹掾云云乃不覺違反也韓嵩二字宜存而論之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考證

卷

後漢書一百十二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

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也

其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

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

明而生著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

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

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

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璫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

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於河畔沈璧禮畢至于下吳黃龍卷舒

圖出水壇畔

箕子之術

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

師曠之書

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

緯候之部

緯七經緯也候

尚書中

鈴決之符

兵法有玉鈴篇及玄女六韜要決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降城

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糧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失亡吏卒之符符長三寸

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詠

皆所以探抽冥蹟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

按爾雅曰蹟深也區域也

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

風角六日七分解並

見郎顗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關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

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爲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筵專注云筵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筵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爲孤也對孤爲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之二十卷

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望雲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而斯道隱遠

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開末而抑其端

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鄭玄注云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或曲辭以章其義易曰探賈索隱鉤

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也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論語孔子之言鄭玄注云由從者莫善於著龜也

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

屈焉前書武帝時李少君樂大等並以方術見少君拜文成將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揜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後王

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

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爲大司空又鄭興賈逵以附同

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內學謂圖

識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之

流也各見本傳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

之術太詳而衆是使人拘而多忌夫物之所偏不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核或同核五反若乃詩之

失愚書之大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深於詩者也

疎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

禮記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敦厚近愚書

知遠近誣也

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道又曰知故曰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繫辭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

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爲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爲失也○劉放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案此文不成文理

注亦不明蓋非范本真

中世張衡爲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

謂襄楷蔡邕楊厚等也

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

云表顯也

任文公傳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

閬中今隆州縣

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星祕要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

哀帝時有言越嶲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

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

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爲治中從事時大旱白刺史曰五月

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

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曰將中天

北雲起須臾大雨至鋪時前水涌起十餘丈

酈元水經注云前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瀾音子延反

突壞廬

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卽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

推數推歷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劉放曰舊本有時倒字不合刊去

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捷健也悉得完

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

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

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

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爲石笋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

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鄴丘漢改爲新鄴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少師事東海王仲

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學不

聞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

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

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卽位

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

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撰坤蒼曰撰噴也音異執法奏爲不敬執法糺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

郭憲傳

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
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鞅在馬胸音盾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
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
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督不復言督亂也帝令兩郎扶下殿
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以病辭退卒於
家

許楊傳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
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

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

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

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

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

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

方進字子威芋

魁芋根也前書節作飯亨作羹

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

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

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

塘堤堰水也

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

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大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

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

少遊學京師與光武

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旣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

○劉攽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日字

獲聞之卽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

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

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

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

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間

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

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

蘇州西南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傳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焉乃詔上方詠視

說文曰詠亦視也音真各反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

王喬墓在今葉縣東

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崇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

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

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謝承書曰

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舉孝廉爲壽張令

謝承書曰縣人

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為聘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勅荊州

張界飛逝不集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

朕不憂天下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常以勵羣臣

日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劉攽曰案文勢不當駢用兩政字蓋上政本是治字避作化後人

也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

建其有極孔安國注云皇大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

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咎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

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蹟聖祕觀變

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

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董督也勗勵也得以免戾寔賴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

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

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左傳曰五

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

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

不馳驚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

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

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古元大也甍亦棟也

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

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

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

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

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

疇類也

尸祿負乘夕惕若厲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

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戒懼若危厲

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

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

柴車賤車也

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

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

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墓謂塋域墳謂築土

時博士渤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

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

棺音古亂反

楊由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

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

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西

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

哺當

作柿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爲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

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

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

數包由甞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旣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傳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

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

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

太守馬棱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棱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卽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棱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棱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流

宛陵縣屬丹陽郡流以舟濟水也

馬踠足是以不得速

踠屈損也

棱乃服焉後舉有道辟

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邵傳

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卽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

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郤侯舍時夏夕露坐郤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郤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前書蕭鵬參益州之分野也

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

守郤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郤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郤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郤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郤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郤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郤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郤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郤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冑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冢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

冑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奉世字子明宣帝時

爲前將軍見前書也

常慕周伯况閔仲叔之爲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郤子固已見前傳弟子

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政貴無爲亦好方術

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櫓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卽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傳

廖扶字文起

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

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

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遂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傳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

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

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

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

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必逃王止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

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

日矣我逃死不逃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左傳曰善人富謂之殃牆隙而高其崩

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

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

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

璣鈴考靈耀刑德收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務也

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

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威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合孽

佑助期握誠圖隱於壺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卽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

乾隆四年校刊

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

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澆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

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藝術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

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

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銳意典籍至乃歷年身不

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

李昂

謝承書曰昂字子然鄆人也篤行好學不美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

車徵不行卒於家也

北海郎宗

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常負笈荷簷賣卜給食瘠服間行人莫得知安

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昂孔喬等前此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

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

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爲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

辛暴風宗占以爲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恥以

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

陳留楊倫

見儒傳東平王輔六人

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

羊傳援神契常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

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立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

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

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

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

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

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中也

晏然自